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融集云茂陵成帷里人也

將作大匠嚴

之子

嚴援兄余之子

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

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

文隱於南山之陰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竒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名為舍人非其好也遂

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

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

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

殣也音覲

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

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刳其喉愚夫不為

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隲召四年拜為校書郎

中

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

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

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

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

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

可廢

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

元初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

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

臣聞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

界猶限也

是以蟋蟀

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

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

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究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誣○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

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

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

衛曰憂而不困

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顧養精神致之無疆

韓詩外傳

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

之府也詩曰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

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

於周詩

憂敵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椎

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戍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

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

陛

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
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
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

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

疆畔

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以迎和氣招致休

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

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

反橐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橐鄭注云建讀為鞬音其寒反謂藏閑之也此馬鄭異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

也

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

之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

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圉盛春秋之苗

鄴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圉方

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圃草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圃

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死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

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

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

陽也揔厥靈囿營于南郊

揔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

其埏塲區宇恢胎曠蕩蘋蘆勿罔寥豁鬱泱

蘋音眇泱音烏朗反

並廣大貌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

概嵩嶽

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谷遶禽獸曰陸爾雅曰轡視也音馬板反三

塗山名在陸

渾縣西南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澇黃以滎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

青腹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

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澇其川

滎洛水經注云澆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

云波水出馭馬額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

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

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嵒峴錯

崔

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灇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郾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

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雌音徂回反嶠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

貌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爾雅曰

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湟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也其

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毛草也左傳云楚茅尹無宇曰食上之毛誰非君臣

摧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荼茶如飴飴亦甘也

苾蓫芸蘘昌本深蒲此音紫其音其爾雅曰蓐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蓐也似蕨可食芸香

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蘘音資云都反廣雅曰蕨蘘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

中芝蒿莖荳蓂荷芋渠芝蒿草也禮記曰芝栢菱相蒿音而莖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荳

音戶官反禮記曰莖菹粉榆鄭注云莖莖類也藁荷苗似莖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

大葉其根亦可食也

桂荏鳧葵格韭菹于

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

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菰山葱格與菰古字通菹音子閭反即已菹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

名菹生於水中渌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

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栢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柜柳楓楊

並木名也柜音矩楊協韻音以征反豐彤對蔚峯額樛爽並林木貌

也對音徒對反峯音吟樛音所金反爽叶韻音生

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

濯雝扈薶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薶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為薶與濯通

其字從唯本作從荏者誤也扈音戶難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集貌本作黠說文云黠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

熒光也題何也音烏

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

萊柞木

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

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

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攄

斂九數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

攄聚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數揚州

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強蒲幽州獫狁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口數動物謂禽獸也繯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繯落也國語曰繯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繯還也橐囊也音

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

鳩之乎茲固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

鄙駮諫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

聚鳩

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駮獸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於時營圍煥廓充

斥川谷罆罆羅羅彌綸阮澤臯牢陵山

罆音浮雄網也罆兔罆也羅羆也

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壑也臯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臯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

堅

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巳居中為中堅也

乘輿乃以吉月

之陽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驕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橦

陽朔十月朔也䟽鏤謂彫鏤也周禮與服雜記曰玉路重輅也金路玉路

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驕駛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驕駛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為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

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

長庚即太白星髻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

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

目赤畫於旌旗也。○劉放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赤。上文大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羽毛紛其髣髴，揚金髮而拖玉環。

髣髴，羽飛貌也。髣音必，由反。髴音羊。

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環，馬帶以玉飾之。音裏。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旌撻其如林，錯五色

以撻光。

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檜亦旗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檜動而鼓撻。

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放曰：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

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

雋良。

野場，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者。

司徒勒卒司馬

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

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

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也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

華鍾獵徒縱赴榛叢

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鼗鼓長尋有四尺

徽嫿霍奕

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

音嫿

呼獲反並奔馳貌

風行雲轉勾磳隱訇黃塵勃湍闇若霧昏

音磳

苦蓋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湍音烏董反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僛

狡課才勁勇程氣

僛狡勇捷僛匹妙反

狗馬角逐鷹鷂競鷙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狽踈蹤特肩

脰完抵撓介鮮散毛族梏羽羣

羣 羣繫也與冒通工犬反
羣 羣野馬也爾雅曰羣

蹄 蹄善升羣 羣音昆 羣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
或謂矛為鉞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

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羣
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羣音戶官反與完通梏諸家並

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
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然後飛鉞電激流矢雨墜各指

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轄

鉞 鉞矛也周禮曰王
弓以授射甲革槌

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推
也言為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轄車軸

頭也音衛謂車
軸輻而殺之

役爰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掾禽不得

瞥

役亦爰也音丁外反顧額也音盧掾走也
音丑戀反瞥視也叶韻音疋例反爰音殊

或夷由未

殊顛顛頰躑躑螻螻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汧布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
螻音而亢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也 若夫

驚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莫

敢嬰禦

爾雅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
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

曰哨哨小也音稍縕巡並行貌也縕音於粉反孟
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撓迫也禦扞也 乃使

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刳刺裸程袒裼

鄭叔鄭莊公弟太
叔段也詩鄭風曰

大叔于田乘乘馬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

挺身刺獸刳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
孟子曰袒裼裸程於我側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衣 冒

楸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拏

封狶

爾雅曰楸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齧亦狂也音吉戔反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拏音劫古字通封大也狶豬也虛起反

或輕諄遶悍廋疏婁

領犯歷嵩巖陵喬松履修橐踔遶枝杪標端尾蒼雌犄

玄猿木產盡寓屬單

諄輕捷也音初稍反遶音丘昭反說文曰遶行輕貌廋疏猶搜索也

廋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巖橐音莫寒反踔跳也音勑教反遶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並木末也雌音以藥反爾雅曰雌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

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倚音居螳
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

居之屬也罕罔合部晉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

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晉魚網也音增弋

繳射也分音扶問反增落飛流纖羅絡縹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

然雲起雲爾電落增弋矢也落與礮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縹張

羅貌也縹與幕通聲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繳如雨之落爾乃蘋觀高

蹈改乘回轅汧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

雲漢橫天潢蘋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汧上也恢大也

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導鬼區徑神場
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

方相氏掌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鼪

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捎罔兩拂游光杻天狗縹墳**
劉攽曰正文案導當作道

羊
捎音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捎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變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

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藥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藥池藥也前書音義曰藥在

池中作室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

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於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甄也公曰吾之過也藥音

園
茲飛宿沙田開古蟲音暈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

戶測潛鱗踵介旅

飛茲飛即飲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

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強古治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強曰吾仗兵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鼃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治子

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蟲與冶通羣亦
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闕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
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攽曰注公孫捷
持楸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逆獵湍

瀨湊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

夏薦鼈鼉

湊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
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為王鮪

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
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

於是流覽徧

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嶮上無飛鳥

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

流覽

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
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

初注曰車弊車止也
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宏大也

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瀟瀟沆漭錯紜繁委天地虹洞固無

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

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
瀟音胡廣反漭音養沆音胡

朗反漭音莽並水貌也錯紜交結也紜音之忍反委音
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
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

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簪鯨鯢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
反蠱音公戸反罔謂罔兩也螭龍

也短狐即蜮也簪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
以時簪魚鼈龜鄭衆注云簪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颼風陵迅流發

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方猶並也餘皇吳之

船名也見左傳舫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舫蜀舫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颼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

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鷥鷯

鵠鷗鷥鷯鷥鷯乃安斯寢戢翮其涯

鷥鷯匹鳥也鷥白鷗也鷥鷯鷥

也爾雅曰鷥鷥今謂之鷥鹿音括鷥鷥鷥也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

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
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鷗白鷗也鷺白鷺也鷺
音步歷反鷺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鳬也甚小好沒水
中膏可以瑩刀劒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鱣鰓鰻鯉鰭魴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

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

鱣音緒似魴而弱鱣鰓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鰓

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鰓音匿今鰓額白魚也鰭音嘗詩
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鯊郭義恭廣志曰
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
鳥鰓鰓鰓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然猶詠歌
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於伶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

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是宗廟

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

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然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

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布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

擺牲班布也於與飫同左傳曰加饒則飫賜犒勞也山鼎畫為山文禮記曰山鼎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醕車湊

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

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

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鶻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所以洞蕩匈臆

發明耳目疏越蘊惱駭恫底伏

越散也蘊惱猶積聚也惱與畜通恫音洞底伏

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鎗鎗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鎗鎗鎗鎗鍾鼓之聲

也鎗音橫鎗音測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

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

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入享

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微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胥音諧○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衆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盖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

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馬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葉酌景公曰

諸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

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

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樂虞之佃

樂也虞與娛同

闇昧不覩

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

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

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

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

采清原嘉岐陽登

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俊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

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

聘猷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猷畝謂隱於

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

數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

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窳戚於大車

矚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

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窳戚也說苑曰窳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

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揔括羣瑞

俾使也昌當也宏大

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

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

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國帝王記曰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也

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

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

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

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

詩大雅曰天錫

百禄子孫千億也

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

京

闕止也音若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

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

太

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融集云時

左將奏融遭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

勿罪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

河間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劉攽曰正文廩長史案廩長

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

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

端門

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

埋根言不退

三

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

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

要

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

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人也

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朝廷不能用又陳星

李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

在參

中為晉分并州之地

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

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
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
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
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
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
獻帝時位至太傅

三輔決錄注云
日碑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
屯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

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

之軀

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識性也匡正也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

厚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登高不懼

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

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劉歆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

坐不垂堂者千金之

子也

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

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九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
勲字君嚴

好黃老平帝時為郾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

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
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

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李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

子有疾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劉攽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字也

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

父棱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

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

德順帝時以司空高弟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
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
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
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
側動靜以禮有鳧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
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
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
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

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

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

乃斟酌羣

言韙其是而矯其非

是韙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

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閭邱曰士亦華髮墮顛

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考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

蓋聞聖人之

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也

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

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宵子有清商之歌百

里有豢牛之事

淮南子曰宵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通於齊暮宿

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矸音岸甯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期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

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

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

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

萃出乎其類

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

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

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也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

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

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

盍亦回塗要至

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候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

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之

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然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

也謏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釋解也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羲皇之洪寧唐

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

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阤賈逵注國語曰小崩

曰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麾之則瓦解而走遂

土崩而下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講習

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

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

咽也魏天下之胃臆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

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

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

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穀天天是加

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拯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

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拆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竝○劉敞曰正文天天

是加案上天當作欲豐其屋乃蔀其家

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

天據今詩文正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暗之甚也蔀音部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

天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竝隱遁人也

顏歆抱璞

蘧瑗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歆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歆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大

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歆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慈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

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

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徵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葭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代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

絙地之基

絙音古鄧反
絙與亘同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

含甘吮滋

泝泝齊貌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

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

士端委縉緹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緹系綬也音它丁反

鴻漸盈階振鷺充庭

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

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
絮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

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

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

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
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洛反曩

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

宴城濮捷而晉凱入

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

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元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

故當

其有事也則簞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

簞音素和反詩小雅

曰荷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擲貫也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

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摯御之族

詩小雅曰

曾我摯御毛萇注云摯御侍御也

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

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

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

必傾不如止也

繁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

泊猶靜也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賈誼鵬鳥賦之文也言夸

華者必死於權執也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

數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

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

騁騫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

踣音步北反叶

韻音

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

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勲胥以痛勲帥

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誅謂相薰蒸得罪也

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

誅協韻音丁注反

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

害何也音葛

天高地厚跼而躋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

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語論

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

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

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

雅曰徒駭太史馬頗覆謫胡蘇簡絜鈎般鬲津是為九河也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苦郎反

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

煙炎烟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音子廉反炎音焰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

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寧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

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

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

肅急也舒緩也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

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

叢仁義之林藪也

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

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

應神靈之符閭閻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

古今注曰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

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

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

將謂之迂

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

俟命不數不渝

數厭也渝變也

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

居墳墓也

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

而已非已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

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軛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竝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軛也軛轅也

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

登御於驛騶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

倭舜之巧

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驂騑騶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竝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睥取戈

斬之遂以為車右睥音舒鉏反

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弓父

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邱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侍制格五今之簾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

曰優調戲也

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

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乘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

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忸音尼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

琴而歌

衡眉目之間也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

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

之出補河平長名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

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十四年乃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碑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

為西鄂長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間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

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

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

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

還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

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

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

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

縣音玄

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

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

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

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

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

以末制乎

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

部有大賊天子思敵功使
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

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敵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
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
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
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

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
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旅

也信

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

都門下憇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
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
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
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
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

尚書金
滕曰秋

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
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
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
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

歷數發

辟音普歷反史記曰
辟虛陽氣之動也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

夫昭

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聿逐也懷來也

宗廟致敬

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左傳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

天子

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
玄府也朱衣謂

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
齊者絳紵襪襪音文伐反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

時至敬

○劉敞曰案文當作致敬

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

解

謂謝過也

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

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

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

應地無疆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

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
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
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

事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

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

小汚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

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

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

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

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

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

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

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
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

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攫之氣所

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攫萬
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
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
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
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
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
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
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
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

德秉統未明以招扶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劉放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救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寔

右用事之

便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

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

謠言奏事

漢官儀曰三公聽揀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

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

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

者來讒邪之口

語見前書

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平和也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

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

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

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
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
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

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為

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書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

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

○劉放
曰案文

多一
者字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

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

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
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
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
恒思皇后業恒當
作桓謂桓帝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

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
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
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

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
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
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
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
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
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
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

洛陽記曰南
宮有崇德殿

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

其志今亡續漢書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觀之不恭則有難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也○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

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

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

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

以邕經學

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

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

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音女鳥反

生

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

趙嬈及霍玉也

今聖意勤

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

姓

也璋名也

漢有姓偉

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玪

音玄蔡邕集玪作玄

屯騎

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

思引身避賢之福

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

謂股肱也

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雕琢猶錙削以

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

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
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
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
之敢言

厭伏也音
一葉反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

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
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

報初邕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含

隱切志欲相中

中傷也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

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邵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

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邵為司隸又託

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

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卻不為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

宛長休百日卻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卻不為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卻被詔書考胡毋班等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詣卻問班所及卻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卻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秦毋班也

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

外發宜以臣對與邵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
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
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
與貴通

臣實愚

戇唯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
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
思謹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

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李
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
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
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推沒并入阬塹誠冤誠痛臣一入牢
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趣音促飲
猶隱卻告

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讎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

死期

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

句乞也

則身死

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

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

十意

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

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
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路科條諸
志臣欲刑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
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摺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
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
上有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
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

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

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

屬猶勸也

音燭

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

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

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張騰文士

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束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焉

傳立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

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

歎聲也音愜

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

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

憮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

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

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

莞然而笑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

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

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

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

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

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轡青蓋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於是改乘皐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

皐蓋朱兩轡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譙輒令邕鼓琴贊

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

○劉放曰案文多自佞用不成文理當云

卓佞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

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
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
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
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
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
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
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

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

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
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
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
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
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

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

悲也

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

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

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

其意豈及

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

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壟又可

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

謂三

日之問位
飛三臺也

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

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

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

無懷

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

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

況國憲倉卒慮不先

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

放此為戮

放音甫往反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李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侈謂紗帳女樂

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

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

徙

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

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籍梁謂融因籍梁冀

籍南為作西弟頌懷董謂

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

又言詰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

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

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卷九十下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臣世駿

按此與張馴傳皆云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廵傳云乃白帝

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

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鄴元

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憲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
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九十一至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沈馬臣王垣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
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
政無逸篇之類也宜
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

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
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

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云小雅也淦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

先雨公田乃及私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辛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

為司徒厥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橘為師氏也幽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橘音記禹反宗周既滅

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

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揚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

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
至因以紀年

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

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攽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期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離遭也

或因罪

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

色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斯祿薄

斯賤也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

調徵也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
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

反寬其負算

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又上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疏言宜密為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鮮而官猶無
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
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
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
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
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
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

文吏課牋奏副之

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

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

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
官善誦太公六韜父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勃海
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

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

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
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
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
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
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
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

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

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搯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

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

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

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

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

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韓馭子也

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十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官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閭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
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

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賴

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

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
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
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

郤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

安後長樂少府朱伉

音反

代郤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

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

雖韓彭吳賈之

功何以加諸

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

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

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

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
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俵乃表諫帝果從之舉
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平丘縣屬
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

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

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

章謂所
上之書

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
反國介子推無

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
不出而焚死事具取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

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

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龔

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

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

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

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

而行也

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

羣司

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

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

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

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諛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

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

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

陛下

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魚

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遠於前

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顗傳也

惟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
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
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
羣臣

別音彼
列反

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
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
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
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而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

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

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

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

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春秋

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

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今北鄉

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青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

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

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騷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

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絜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

酒闌倡罷繼以釐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

蔡文曰釐露今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釐露歌曰釐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太僕張种

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

其所也歟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

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

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青舉

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藥巴侍御史張

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太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

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

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

及定公正其

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

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

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

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

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

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

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

故公

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公叔大夫也

夫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夫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

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

伯夷史魚也

忠踰隨管

隨會管仲

前授

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詩大雅也肇謀也敏捷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

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

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颺

叶音

颺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

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颺颺恥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

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

綸氏即夏之綸

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

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辛緱氏

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

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蓋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

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

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峴

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

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

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共曲彌高其和彌寡

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

樊君樊英也
事具英傳

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

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

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

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

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

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
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

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 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

不精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

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 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

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

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

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惠少連

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

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

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

春秋

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韋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劉攽曰注郭都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之等案文多一之字

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

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

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十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墾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

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

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急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

能加

詩商頌曰不潛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

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

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
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
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

寒涼尚結

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

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

道也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

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詔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攽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

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

百

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

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十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

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

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

高祖為泗上亭長蕭

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

莫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大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

說文云祁鄉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

國元始二年更
名曰祁音亢

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

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
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
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
官徐璜等

四年以

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薦上疏諫
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
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

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
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
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
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
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
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冰泮喻危陷
枳棘喻艱難

擢賢於衆愚之中

畫功於無形之世

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

崇禮義於交爭

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

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

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

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

寶殷滿其室

殷盛也

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

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

古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

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

遂見殘滅

坐音才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

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

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

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剗牲夭胎

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不

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薮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

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為沛

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

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

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

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

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

抵投也音紙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

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

解見寇榮傳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也○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

夫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

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
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
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

其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
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
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

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

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

副本詣公府也

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

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

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

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

者為茂才四行

久次謂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

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

能音乃來反

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
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
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
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
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
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

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

冒刃而前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

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

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解見馮衍傳

吾雖

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

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

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

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

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

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
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
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

○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

而黃

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
其短算實者提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
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
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

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

處士鄙生忘其拘儒

拘儒猶褊狹也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

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藥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

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

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

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

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

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

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

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

廣雅曰道急也

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

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

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

紓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知累

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左雄傳孝廉徐淑注淑字伯達○毛本作伯進

封陰謀之功○何焯曰功一刻曰

周舉傳言事者多云○云字毛本作矣

繼以釐露之歌注釐上露何易晞○臣良裘按古今注

露上有朝字以七字為句

黃瓊傳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何焯曰

於是下當有與字

有作者七人之論○論毛本作志

陛下不加清徵○諸本同徵當作激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劉攽曰伯奇是尹吉甫子○子字
諸本皆誤作事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

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

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

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川

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間居養

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年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八龍

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或作

敷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頴

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隤散檮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

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

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頴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

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

音息汝反

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

為孝

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

火在天為日

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

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

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此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盡謂

盡其哀戚也

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

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

乎儉

易謙卦九三久勞謙君子有終吉

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

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

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

遺忘也

今公卿羣寮皆政教

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

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

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事見

論語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左氏傳臧武仲之言

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

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劉攽曰

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

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以崇國厚俗篤化

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

憚難也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

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語見易序卦也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

齊為下經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易繫辭也

夫婦之道所謂

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

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

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

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

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

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

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皆易繫之

也

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

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

象也

察法於地則岷山象夫卑澤象妻

岷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為山

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

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

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

為人首坤為人腹

易說卦之文也

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

屬地

該黃音

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

始冠婚先正夫婦

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

式法

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

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臈咸備各以其叙矣

臈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曰久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叙也

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

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

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

事之降也

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

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左傳曰昔晉侯

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攽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

臺傾宮陳妾數百

列女傳曰夏桀為璇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鮮見桓帝紀

陽竭

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事見尚書

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

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

痛也

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千人從

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

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阻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

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

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脩禮

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

螽斯蛇蟻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

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

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辭文也

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別

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嚴督有司必行其命

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後遭黨錮隱

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

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

○劉攽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

又私諡其君父

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

改

喪服曰夫為妻齊衰杖期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顗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

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
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叙
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
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
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
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

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濡跡解見崔駰傳

荀公之急急自

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易履卦曰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

觀其遜言遷都之議

以救楊黃之禍

楊彪黃琬也

及其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

大直若屈道固遠迤也

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遠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

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

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閭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

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
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
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
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
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
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得充其求矣

肆放也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
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

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謂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

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

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僅有三尺也

國無遊人

野無荒業財不費用

言自足也

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

生

周給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

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

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
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
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
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
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章明也

小人之情緩則

驕勝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

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

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

軍令隣國不知

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

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

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

其人也妄罰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

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

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

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也

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

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

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

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

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

是夏而歌之也

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

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

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

其軌不隕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

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

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
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
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

嬴縣故城今在兗
州博城縣東北賊

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辦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李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以詩

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
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
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

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

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

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

過以致怨本

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面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

之事見左傳○劉攽曰正文案昭當作招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

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
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
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

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
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後後為都亭刺史
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
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
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
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
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
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

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

於請託也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

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

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

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
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句

月以朞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

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北也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也

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
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
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
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
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

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

寔敦勸也欲持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

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

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

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

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有六

子紀謚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龐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
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
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
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
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
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

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左傳

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

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

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

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

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

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

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上耕反

卓意甚忤

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

作不復辨嚴

嚴讀曰裝也

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

羣字長大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

在羣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

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慚長

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

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

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

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

寔紀諶形像焉○劉攽曰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

言為高

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

豎已叫呼之矣

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

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

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

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

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

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奧

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

曾之言則也

慶基既啓有

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

二方元方李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

傳也○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某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後漢書卷九十二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荀淑傳後再遷當塗長注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臣世駿

按當塗後漢屬九江郡唐屬濠州注云在宣

州誤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臣世駿

按魏志注引

張璠漢紀汪作詵專作專此傳注云專本或作敷疑

專為傳寫之誤

荀淑子爽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前書董仲舒曰王者

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困學記聞曰制度之別
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
度制篇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
令長言之

荀淑孫悅興農桑以養其性○諸本同臣良表按申鑒
原文作養其生

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漢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